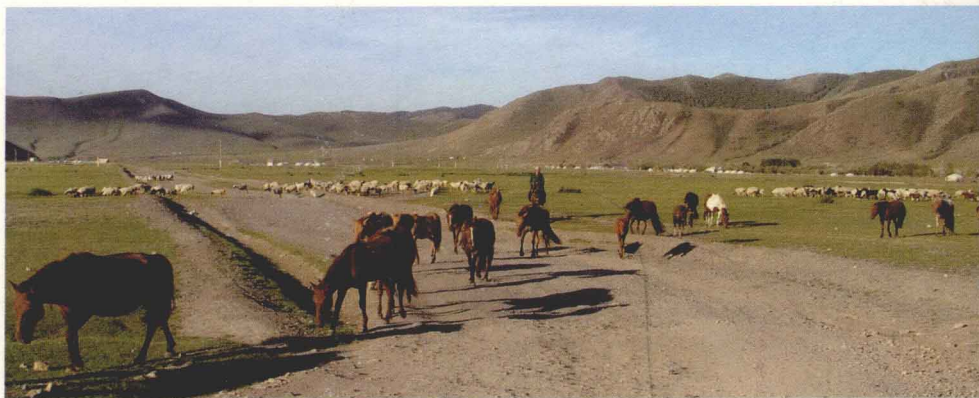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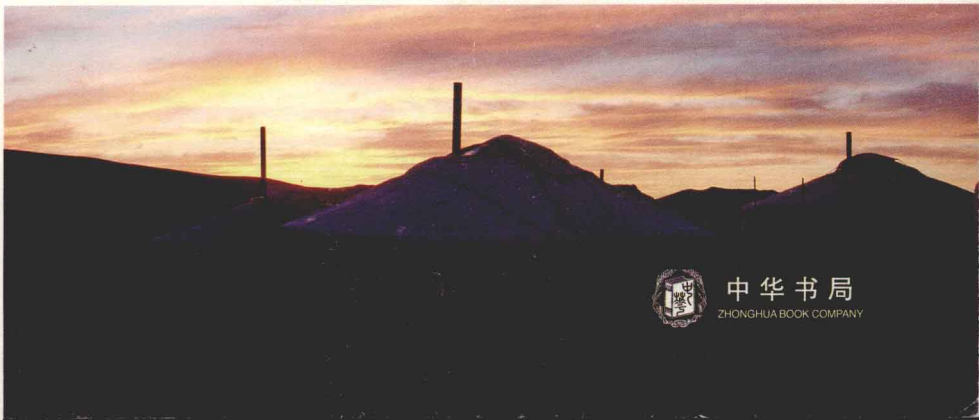


历史的高原游牧



罗 新 撰文/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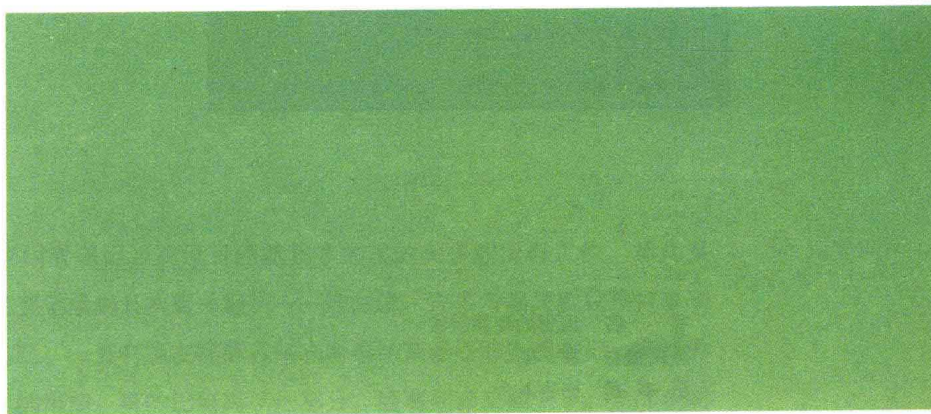
对我来说，
非常幸运的是，我总是和一些好朋友组成团队，
我们因为志趣相投而一起走向野外，
又在野外不断地加深我们之间的友情。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历史的高原游牧



罗 新 撰文/摄影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的高原游牧/罗新撰文、摄影.--北京:

中华书局, 2011.1

(出古入今)

ISBN 978-7-101-07707-0

I. 历… II. 罗… III. 游牧-少数民族-民族

历史-研究-中国 IV.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34404号

书 名 历史的高原游牧
撰文/摄影 罗 新
丛 书 名 出古入今
责任编辑 王 芳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精彩雅恒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1月北京第1版
201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7¹/₄
字 数 200千字
印 数 1-5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7707-0
定 价 45.00元

序

本书所收的几则田野笔记当然没有涵盖我参加过的大多数田野工作，却几乎是我全部的留有较完整记录的几次野外经历——坦白说，许多考察其实只是打着学术旗号的户外活动而已。一直有师友提醒我每次考察结束就立即整理笔记，惭愧的是我极少能克服自己的懒惰，有的已经写了一部分，经事延宕又搁下了。当然我明白，虽然我去过一些地方，但学识的局限决定了我那些考察报告即使写出来也不会有真正的价值。只不过，有些经历是自己所珍视的，如果有准确的文字记录，或许对自己他日重温旧事有一点认路石的意义。

到目前为止，我常常回想的田野活动之一，是1996年5月陪伴老友巫新华一起两度翻越天山、考察古代天山南北间交通道路，这次经历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考察的最后一部分（踏查乌骨道）我们遇到了很大的危险，而且也因为在马背上和天山深处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我尝试过详细地写下那一天一夜的经历和感受，第一段是这样写的：

“阿德，”接着我听见木门吱呀推开了，是房东阿布力米提。我看看表，正是凌晨六点。天还没有亮，高山的寒气穿透了这一米多厚的土墙，真不愿意起床呵。连日来我们一直活动于天山南北，并用两天时间骑马踏查了从山北的木垒县到山南鄯善县的所谓“驴之路”（厄协克交勒），疲累不堪。那种因骑马造成的奇异的腰背酸痛，还在骨节间隐隐地呼吸着。可是现在我们又得打点行装，准备在马背上度过新的一天了。这一天是1996年5月15日，我们在吐鲁番胜金乡天山深处的恰勒坎牧业大队。

只写了不到三千字就停顿了（一定是出于某个站不住脚的理由而发生了偶然的中断，如一场球赛或一次好友聚餐），后来多次鼓起劲头续写，都废然而止。类似的情况还很多，在这里写再深刻的检讨也已无补于事。好在那些最重要的片段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消失，比如此刻我还觉得十二条达坂上所见的落日清晰如在目前，那时我们刚刚没有了马和向导，暴风雪正骤然来袭，高山反应造成的迷迷糊糊让我沉醉在西方美轮美奂的落日彩云里，全然意识不到接下来的一整夜我们必须走出似乎无边无际的黑松林，而那一夜如同绝望梦境的挣扎是任何人都不愿重复的。——只是，当那一夜远去的时候，它却变成回忆的基石而使之前发生的一切充满了浪漫气息。

有田野经历的人都知道，实地考察的收获不仅是学术层面的，或者有时主要不是学术层面的。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虽然大多数野外考察都有学术的名义，但推动这些考察得以实现的未必都是学术的因素，有时，个人情感的因素，比如对于清新晨风的怀念，对于中夜繁闹星空的向往，对于地平线上闪电撕开暗夜景象的回忆，等等等等，都是形成田野计划或欢然加入这些计划的主要动力。

收入本书的四组田野笔记，分别记录了1999年的西北考察（我们戏称之为“新

西游记”）、2004年在蒙古国中部的考察和2006年在蒙古国中西部的考察。1999年的西北考察从北京出发，历经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西藏、新疆，以南疆沙漠中的车祸而结束，不能算是一次有始有终的考察。而这些笔记都是每天夜里赶写（草率可想而知），随即通过E-mail发送给在北京的老友陈爽，由他再发布到网上的。2004年和2006年的两次蒙古考察以“中蒙联合”的名义进行，有较多的官方色彩，所以日志也较为正式。特别是2006年的考察日志，是在科布多会议上领受的任务（必须指出的是，那次会议分派的任务大多数人没有完成）。现在再读这些日志和笔记，激起许多温暖的回忆，然而也发现，有好些在记忆中熠熠闪光的景象和人事，在日志和笔记中却全无踪影。

应该特别说明的是，无论个人性情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所有的田野考察都是团队工作。对我来说，非常幸运的是，我总是和一些好朋友组成团队，我们因为志趣相投而一起走向野外，又在野外不断地加深我们之间的友情。当我回想起书斋之外的那些日子时，在蓝天丽日下凝结的友情是最让我满足和得意的。



2010年10月

目 录



001 / 新西游记：1999年西北考察日志

1999年夏，我和两位好朋友罗杰伟（Roger E. Covey）及社科院考古所的巫新华，一起组织了从北京到西藏再返回北京的驾车游，我们名之为“新西游记”。



057 / 从土拉河到鄂尔浑河：2004年蒙古考察日志

2004年8月3日至16日，在蒙古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帮助下，以北京大学“3—14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多元环境”项目组为主，得到北大历史系及北大中古史中心支持，我们组织了蒙古历史文化考察队，实施了对中部蒙古的考察。



111 / 2004年蒙古考察散记

小 序
走访突厥三大碑
契丹古城青草长
回鹘牙帐城掠影
横绝大漠心飞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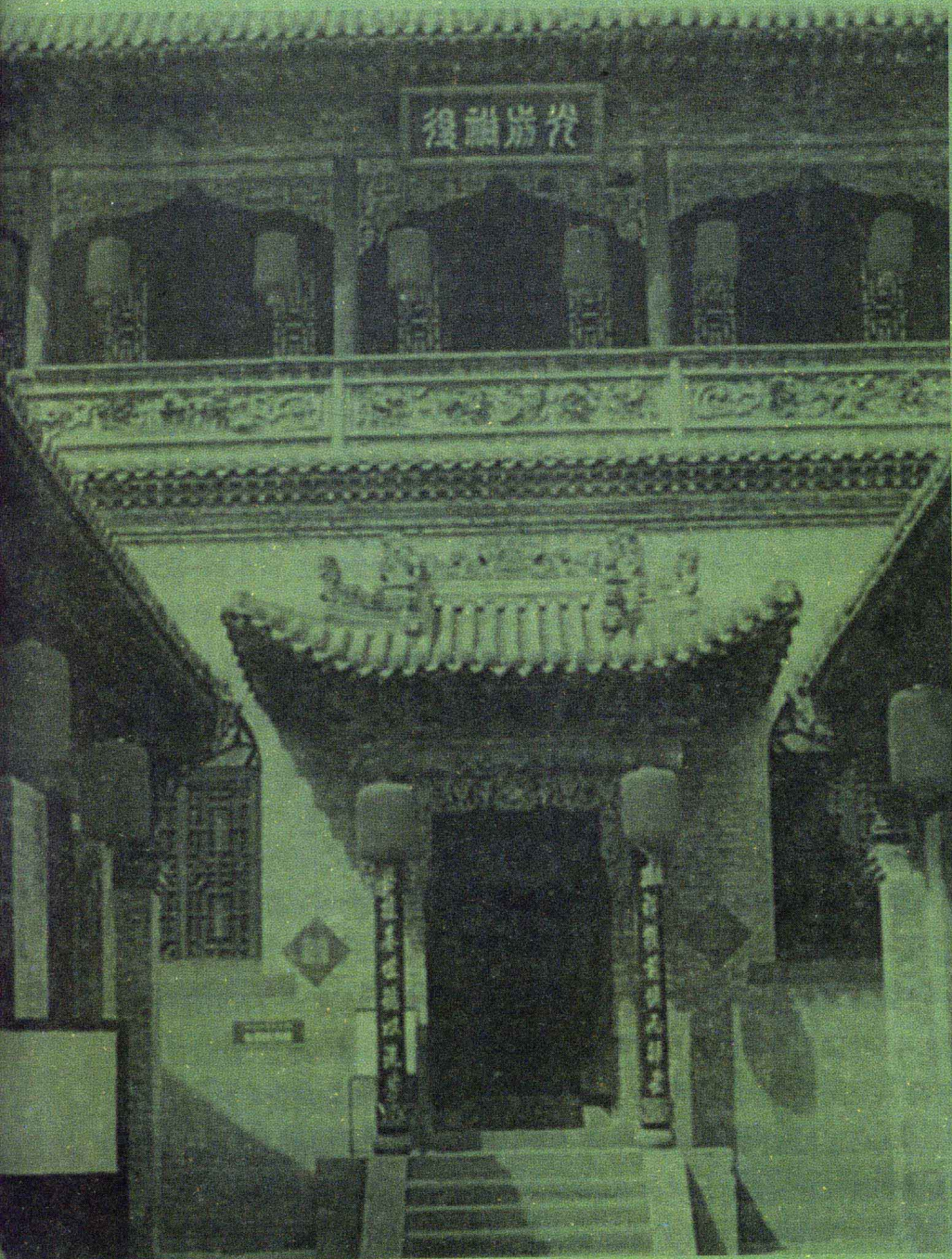


167 / 从杭爱山到阿尔泰山：2006年蒙古考察日志

2006年7月11日至24日，中蒙联合考察队一行4车22人，考察了蒙古国中西部地区的部分历史文化遗迹，涉及的省份有中央省、前杭爱省、后杭爱省、扎布汗省和科布多省，行程2800公里。

新西游记.

1990年西北考察日志



考察队成员:

罗新(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 罗杰伟(美国唐研究基金会会长)

巫新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6月14日 从北京到平遥

晨九点十分从北京希尔顿饭店出发,下午五点二十分进入平遥宾馆。碰上了整天的大雨,汽车的雨刷掉下来两次,害得我和新华冒雨在高速公路上往回跑,沿路去寻找。雨打在玻璃窗上,发出沉闷的声音。窗外景物模糊,未收割的金色麦地似有倒伏现象。我把车开到石家庄,罗杰伟接着开到太原,我又接过来一直开到平遥。从太谷到平遥一段,因大雨车速甚慢,耽误了时间。今天共走了612公里,在车上约八小时。

平遥古城真是令人吃惊。我到过徽州的西递等村庄,原以为保存旧建筑、旧生活,今日中国难有其匹了,孰料平遥又提供了一个反证。进入平遥,就像进入了五十年、一百年前。雨中的旧街市、旧建筑、旧格局,让我难以相信我今天早晨还在那个轰鸣着现代噪声的北京。住下后,我们在雨中漫步城中,随便闯进几家民居,深深为那清代建筑保存之完好而惊奇。也有的院子里,旧建筑将要消亡,墙已倾斜,瓦片摇落,可看着仍是令人感动。薄暮时分,石板街道上飘着烧饼香,家家都在



平遥的旧建筑、旧格局。

忙晚餐了。我们又看了票号博物馆、县博物馆。县博物馆在清虚观。三清殿里有一块元碑，似乎刻的是元帝圣旨，读来是很奇怪的白话，想起张帆曾讲过这类元文。还看见一块石碑，刻的是阎锡山的安民告示。晚饭在明清街一家小馆子吃，饭后到旧县衙看了看。回到宾馆是晚九点半。

挺累，但是，正如罗杰伟所说，第一天是成功的。

6月15日 从晋阳到延安

艰苦的一天。

在南关一家小店吃完早餐，到镇国寺。寺内的万佛殿是五代建筑，与南禅寺、佛光寺齐名，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建筑实例之一。殿前有龙槐、虎槐各一株，其中龙槐年纪最大，讲解员说是唐代的，旧株已朽，新枝葱绿。东西配殿建于明代，壁上保存着明代的彩绘人物，生动而鲜艳。

从镇国寺出来，直奔文水。路上经过了胡兰乡，见到了“刘胡兰纪念馆”。我们聊天，说文水这地方很有意思，尽出女奇人，有武则天，还有刘胡兰。到文水博物馆，找到梁恒唐馆长。他陪我们去天龙山石窟。车驶上307国道，到晋祠，绕着盘山公路到天龙山。接着我们又进了晋祠公园。晋祠里有许多令人吃惊的古代建筑，



镇国寺。



镇国寺壁画。



天龙山。



晋祠。



特别是原汁原味的宋代大殿，始建于北齐的殿前石桥等等，赏心悦目。另外，倒伏的周槐、清澈的难老泉等，都是令人流连忘返的。

下午两点多，沿307国道前往陕西。先到文水看了金代建筑则天庙（吕梁地区唯一的国宝级文物），然后把梁馆长送回家。随后我们就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长途奔驰。全天都在下雨，时大时小。先是罗杰伟开车，到晚六点二十分，车过黄河，进入陕西的吴堡县城。找不到93号油，只好加了30升90号油。我接手开车，一直开到延安。

八点多到绥德，加上93号油，洗了车（车满身是泥），天完全黑了，接着奔延安。我没有野外夜间行车的经验，车速不快，经常被油罐车、大客车超车，我就老老实实地跟在后面。黑夜里路面看不真，山路弯道又急，时速平均只有45公里。在快到清涧县的山道上发生一次险情，我没看清路面右侧堆放着一些石头，紧急打轮已经迟了，汽车腾地飞起，落下时严重打偏，歪在路上，我听到一片揪心的怪叫，心想，汽车出毛病了。检查后没发现问题，继续前进。到清涧，进入泥泞地带，我带上加力，艰难地冲锋于黄土泥中。真佩服那些大客车（长途班车）的司机，我从后面看那些大车在泥地里挪动，东摇西晃，就像小船漂浮于急浪中，随时都会倾翻。有时候找不到路了，我就紧跟在大车后面，穿过农田，穿过石油开采基地，穿过黑得让人不知道危险的黄土台地。雨下个不停。这样的雨水把黄土道路改造得面目全非，汽车的前后玻璃都洒满了泥点，有时甚至什么也看不见。

到夜里一点多，车过永坪。我感到十分疲劳。早饭以后，我还没吃过东西呢。紧握住方向盘，嘴里涌上一阵阵的苦味。我就嚼薯条来提神。我对新华说，我大概还能坚持一个半小时左右。事实上这时我觉得自己已经接近虚脱了。快两点，车过青化砭，我猛然想起在电影里遇过这个地名。这时头脑不灵，眼睛昏花，看不清

路面,也看不清道路的走向,恍恍惚惚老觉得前面是水库,不由自主就会降下车速。罗杰伟蜷缩身子,极不舒服地靠着车窗,半睡半醒,有时我以为他睡着了,但当路面出现问题时,他会突然发出警告。新华强撑着和我说话,我知道他是在帮我打精神。最后一小时,完全是他在替我观察路面情况。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破天荒地开了八个多小时的夜车,终于在夜里两点半,进入延安市。住进亚圣大酒店(6月1号才开业,是延安目前最好的饭店)。办好手续,我把车开进车库,下车时两腿软软的,全身微微抖动。回头看我们的车,完全成了一个大泥团,实在看不下去。

进房间,新华说很饿,建议到外面找点吃的。我确实也饿,但还有比饿更难受的。我说,你去吧,我要躺下。这时新华去卫生间,等他出来时,我已经沉沉地睡着了。

6月16日 从延安到西峰

晨八点醒来。这一觉太实在了,连梦都来不及做。睁开眼,看看这干净的房间,闻到新建筑特有的油漆味,想起昨夜的一切,原来是在延安。所有的疲劳都甩在昨夜的沉睡里了,新的一天又有新的任务。起床后,和新华去洗车。九点半,我陪罗杰伟到街边小摊上吃早餐,他吃油条,我吃碗砣,都吃得兴高采烈。

上午十点,我们开车上宝塔山。从山上俯视延安,乱糟糟全无革命圣地应有的庄严感。宝塔旁有几个唱陕北民歌的歌手,歌声嘹亮,围着不少游客。我们钻进宝塔,爬到顶层,气喘嘘嘘,汗流浹背。四角小小的窗口,可以看延安全景。凉风吹进来,身上有了寒意。

结账之后,我们到万佛洞。新华和罗杰伟进去,我在外面看车。随后我们又到王家坪和杨家岭。两处旧址都干净清爽,让人产生一丝怀旧情绪。我在王家坪毛泽东故居书房的后窗外,遇见一个高三学生在读英语课本。罗杰伟说,在这里读书一定很有用;又说,毛泽东年轻时肯定也是很用功的学生。军委礼堂外的院子里,几个年轻人正用录音机放着王杰的歌《一场游戏一场梦》。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外



延安宝塔山。



延安市景。



陕北歌手。



杨家岭。





北石窟寺之一。



北石窟寺之二。



南石窟寺。

保留着旧时的井台和水井,安安静静地、很和谐地观察着时代的变化。

下午两点,我把车开出延安,在路边加油。然后罗杰伟开车,一直开到西峰。从富县到板桥的两个多小时,道路两边是茂盛的森林,风景甚美。路上没有别的车,我们高速前进,风驰电掣,同时欣赏着路边的美丽山景,真是心旷神怡。有一段浓绿得看不见别的颜色,罗杰伟说很像美国的佐治亚州。下午六点半,进入西峰市,住进西峰宾馆。这一路奔驰,一路美景,让我们心情大好。

6月17日 南北石窟寺与固原

八点半离开西峰,在油库加满油,向南直奔董志乡,下到原下河岸的北石窟寺。晴空碧蓝,阳光明媚。庆阳地区的北石窟寺与泾川的南石窟寺,并称姊妹窟,始凿于北魏,延续至于宋代。北石窟寺最著名的石窟是165窟,南石窟寺是1号窟,都是北魏泾州刺史奚康生开凿。说来惭愧,我事先竟不知道这两个石窟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只需要到现场睁眼一看,稍具常识的人都会意识到,这两个石窟绝对不逊色于云岗、龙门的任何一窟。窟内不许拍照,不过有兴趣者可以查看已经出版的有关报告。北寺规模宏大,南寺较小,但上述两窟却并无差别,造像保存之完好,更是天下无匹。

北寺接待我们的是宋文玉所长及该所业务骨干米万忠,都

很热情，米氏尤其具有良好的专业意识，大谈佛教艺术的本土化问题。从北寺出来，直接到泾川的南石窟寺。看门狗勇敢地向我狂吠，可能我手上的相机刺激了它。到北寺的路十分畅通，而到南寺则艰难得多。冷暖不均，姊妹石窟悬殊如此。

下午两点十五分，在泾川县城芙蓉大酒店（一家临街的小饭馆）吃面条，到街上买了半个西瓜吃。随后到城外的回山王母宫。回山是西王母的出生地，香火甚旺。王母宫石窟是个北魏始凿的巨大的中心塔柱窟，现存唐代佛像若干，但该窟历代改造频繁，早已面目全非。

从泾川到平凉的路程，正在修路，开车很难。这一天全天是由我开车，遇到极为糟糕的路况，经常是在泥汤里冲锋，挡风玻璃总是糊满泥浆，洗玻璃的水很快就用光了。无奈，我就硬挺着前行，后来实在看不见了，就停车到路边老乡家借水冲洗玻璃。下午五点多，进平凉，想起三年前在平凉的快乐往事。下面就是很好的马路了，一路疯狂奔驰，六点半就到了固原。住进固原宾馆。车早成了泥巴团子。晚上，新华洗车，我上街闲逛，在三年前吃小吃的地方，接到了张帆的电话，我就说：我正在咱们三年前吃饭的地方坐着呢。这时，热腾腾的羊杂端上来了。

6月18日 从固原到天水

按照我们行前的计划，在固原是要停留一整天的。但罗丰在电话里建议用半天时间参观，另半天可直接赶到天水。加上在山西赶出的一天，我们目前已经省出来两天时间，这样可以在兰州和西宁多休息了。

固原的主要参观项目对我来说是不陌生的。1996年夏，我和张帆带领7名学生漫游西北，到过固原。这次再来，发现有些变化，公路修好了，汽车增多了，小吃

摊也增多了,博物馆似乎仍是那么寂寞。

上午,博物馆的小郑带我们去须弥山石窟。我对须弥山石窟北边的石门关一直留有深刻印象,水沟深切,古道从水沟和山前的狭窄缝隙间通过。唐代的“原州六关”以石门关最为重要,与这种地形当有关系。当大家上山参观石窟时,我从后山开车上去接他们。到了山上停车场,受一个当地人的错误指挥,把车开进一条死路,掉不了头,只好倒退着向山上走,不慎落入一个小坑,汽车的左后视镜严重损坏。我咬牙把车倒出来,心情大坏。连日来,这样的问题偶尔发生。西征之前,我们都做了足够的思想准备,知道会有类似的麻烦。但当麻烦来临时,仍不免沮丧。

从须弥山回固原的路上,顺便登上秦长城。长城笔直西去,气势雄伟,矮小的青草间时有土拨鼠张望跳跃。西边,目力穷尽的地方,从南向北流着的,便是著名的清水河了(古代的高平川)。小郑说清水河早就没什么水了。如果不过度发展农业,如果六盘山的森林植被不受严重破坏,今天的固原就会完全不同。构成古代这一地区重要性的诸种因素,如今已消解殆尽了。

接着来到南原的北周和唐代墓群地带。著名的北周李贤墓、田弘墓,唐代粟特后裔史氏(如史射勿、史道洛等)家族墓,就分布于这片原上。有趣的是,北周墓和唐墓各自形成东西线条的分布,北周墓在南,唐墓在北。1996年我来时,宁夏考古所的北大校友卫忠正在这里与日本学者(也是北大校友)菅谷文则一起,发掘田弘墓。我还记得他们谈起那三枚东罗马金币时的得意笑容。史氏家族墓地的学术价值,由于罗丰那本书,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关注,但发掘工作似乎还可以再继续、再深入。所发掘各墓都已回填,现在已经生长着秫子和土豆;站在回填后的墓地上,颇有些怀古伤今的情绪。

回到固原博物馆,我去修车,罗杰伟和新华参观馆藏文物。我本来是很愿意